

# 杜魯門主義的破產



版出社向方

5  
1  
2



3 0617 3003 6

杜魯門主義的破產



方 向 文 叢



方 向 社 出 版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578.521

118

2

— 1 —

## 杜魯門主義的破產

才不過三個多月的時光，所謂杜魯門主義已經漸漸地不喫香了；繼之而起的是馬歇爾的「援歐」計劃。和杜魯門主義那一股劍拔弩張的氣氛比較起來，馬歇爾「援歐」計劃的演辭是溫和得多了。自然，杜魯門主義尙未死去，它還在活着，但是從杜魯門主義到馬歇爾計劃之間的演變，是不能忽視的，從一方面講，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不過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因為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所追求的目標——美帝國主義獨霸世界的企圖——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者，杜魯門主義所強調的是帝國主義政策軍事的一面，而馬歇爾計劃所強調的乃其經濟的一面而已。兩種手段，一個目標，其本質是沒有變的。但從另一方面講，美帝國主義不能不從強調它的軍事性轉到強調它的經濟性，不能不從橫衝直撞的一面轉到笑臉迎人的一面，却決不是偶然的。在這個意義上，應該同意華萊士的說法，馬歇爾的「援歐」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戰界撤退」。說它是「撤退」，那是因為杜魯門主義所強調的那一套辦法



已經遭受到嚴重的挫折，不能夠暢所欲言，橫行無阻；但那祇是一種「戰畧上的撤退」，因為馬歇爾計劃所追求的基本目標是和杜魯門主義一致的，所不同者祇是一種方法和手段而已。現在的問題是：是什麼東西逼迫着美國帝國主義不能不從杜魯門主義撤退到馬歇爾的計劃呢？

從原則上說，是人民的力量。分析起來，那就是杜魯門主義在國內外，直到目前所遭受到重大挫折；就今天的世界形勢而言，美國以外世界人民的覺醒和鬥爭是更加前進的；因此杜魯門主義在國外所遭受到的挫折比較大，現在，我們先從這方面說起。

### 一 這不是投一「原子彈」的事情

事後看來，毫無疑問的，所謂杜魯門主義第一個直接的重大目標是嚇唬蘇聯，企圖在莫斯科會議上使蘇聯向美國主義的政策妥協乃至低頭。如所週知，莫斯科會議本身的成敗是另一問題，但美國主義的這一妄想企圖却是無聲地失敗了。蘇聯並沒有在莫斯科會議上向美國主義低頭；莫斯科會議並沒有改變列強之間的力量對比；甚至於就是英美法蘇之間的外交形勢，也沒有因為莫斯科會議而起了一些基本的變化。關於蘇聯沒有低頭和列強之間力量對比的沒有改變這兩點是不需要說明的。現在需要累加闡述的是英美法蘇四強之間的外交形勢。因為在莫斯科會議結束以後，美國代表團裏的杜爾斯，在他四月二十九日的一篇廣播

辭裏，曾經很明確地暗示過，經過這次會議之後，英美法之間的關係已經改善了。不少的政論家們，包含衆所週知的李普曼在內，也都強調了這一點；同時認爲：莫斯科會議後，美國的政策應該以扶植英法西歐集團政策爲中心。在這一種不符合事實的樂觀計劃之下，當時即有不少人以爲，事態的第二步將是英美法在德國三大佔領區的合併，和美國對英又一次貸款的進行。但是，會後三個月以來，所有這些估計，却沒有一樣實現的，爲什麼呢？這不是美國的反動派不想認真地企圖這樣做，而是他們想做，而不可能這樣做。英美法之間的矛盾，比這一批人所估計的要大，這一批人，包含杜爾斯在內，把建立西歐集團的困難估計得太簡單了。從這一點說，經過了莫斯科會議，英美法之間的關係誠然是有若干變化，但所有這些變化都不是基本的和決定的，而是暫時的和表面的。

杜魯門主義的第二個目標顯然是——一方面陰謀顛覆東南歐已經確立了的新民主的政權，另一方面則企圖分裂所有西歐包含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對於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國家，美國主義者所使用的政策顯然是有差別的。在東南歐，因爲新民主的政權已經確立而且合法化了，於是美國主義在這裏祇有訴之於陰謀和暴力，才能有所作爲。在西歐和南歐，政權的主要形式還是一個除掉極右黨派而外的一種統一戰線的政權，人民力量在這一政權中的基礎是比較不穩固的，換言之，在一定的限度之下，美國主義還有運用合法手段來達到一定的目的的可能。

在西歐國家的實際情況下，美帝國主義政策主要的方式是：拉攏中間，掩護極右，排除左翼。用西歐諸國的政治術語來說，那就是：拉攏社會民主黨，掩護右派法西斯，排除左翼共產黨。這是一般的方針。再具體地說，假如拉攏社會民主黨碰到了障礙，不能全盤貫徹的時候，就進行分裂社會民主黨，拉攏社會民主黨的右派，打擊社會民主黨的左派。掩護右派法西斯，排除左派共產黨。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民主黨的右翼就變成了美帝國主義在西歐國家中推行其政策的工具。概括說來，這就是美帝國主義對於西歐的戰畧方針，在這一個方針之下，美帝國主義就首先向法國的聯合政府開刀，它用兩根線表演了這一套木偶戲，一根線是戴高樂，一根線是拉馬第。杜魯門「援助」希士的演辭鼓勵了戴高樂，但這還不够，華盛頓還派了一個反蘇頭子布立脫去勾結戴高樂，這一着是什麼意思呢？兩個目的：戰畧目的是扶植戴高樂準備將來及時而用，策畧目的是抬出戴高樂來威嚇皮杜爾和拉馬第；你不幹，有人幹！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馬歇爾在莫斯科和皮杜爾簽訂一個煤斤協定，這一着又是什麼意思呢？它暗示着，美國是可以和法國的中間黨派——人民共和黨和社會黨——搞好的。法國內部因素不談，法國政府排除法共的政潮是在這樣一種內逼外誘，暗逼明誘，右逼中誘的國外影響之下產生的，這是美國的一把算盤。不了解這一個外在形勢，就不能明瞭法國政潮的真相。

同樣主要的，應該了解以法國社會黨為首的法國中間黨派，也有它的一套算盤。他們以

爲，避免從戴高樂方面來的極右的威脅的辦法之一，是至少做一點戴高樂要做的事情；他們以爲，這樣一來，美帝國主義就沒有必要再搬出戴高樂了；毫無疑問，這次鬧潮的幕後主持人萊翁勃倫的算盤是這樣打的。從表面上看，美帝國主義在法國所安排的一套，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因爲法共被排除出去了，戴高樂的叫囂也比較沉寂了些了，一個中間性的政權好像是已經確立起來了。但是任何一個稍爲留意過法國內部情況的人，就可以看到，這一個政權在目前是如何的不穩，在將來包含着多麼不可克服的困難。我們不必去抄錄天天報紙上的新聞來證明這一政權眼前的不穩狀態，因爲這是每一個每天讀報的人都能懂得的事情。在這裏，對於我們有興趣的是它將來的困難。那麼，究竟有那些困難呢？舉其大者：第一，社會黨的目前政策如果不變，它能不能解決法國內部政治經濟生活上的問題；第二，法國的民族利益決不容許任何一個自稱爲中間黨派的政黨政府去追隨美帝國主義對於歐洲的政策。把問題說得簡單一點，對於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是重建德國重工業重要呢？還是拉住法國重要呢？假如這兩者是不可得兼的話——在美帝國主義的現行政策下，這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得兼的——毫無疑問，它是會選擇前者而拋棄後者的。對於法國而言，是讓美國去恢復德國危險呢？還是由於缺少若干金元，使法國復興產生的若干困難危險呢？假如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話——在美帝國主義的現行政策下，這兩者是必然互相排斥的——法國人民，包含現在還支持拉馬第內閣的人民在內，是一定選擇後者，而拋棄前者的。這兩大困難註定了拉馬第內閣

是短命的，而法國人民的覺醒和鬥爭又必將保證法國的前途決不可能是戴高樂的前途。

意大利的情況在基本上是和法國類似的，但有一點不同。就現狀而言，美帝國主義在法國，不管怎樣，算是把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團結破裂了；可是，在意大利，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團結在整個鬧潮中却是始終一致的。這樣一來，和法國比較起來，以基督教民主黨爲首的現行意大利政府就更加孤立，而意共的處境就比較法共更加有利。這就註定了加斯波里內閣今天的不穩和明天的短命。關於這一點，就是美帝國主義者自己，也是私自承認的。他們對於法國前途的估計容或有悲觀和樂觀的差異，但是他們對於意大利的局面，却是一致認爲不可靠的。

從法國到意大利，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像是在走着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但它最明確的失敗還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匈牙利。

關於匈牙利事變的經過，已經是家喻戶曉了，這裏不再複述。在基本上同情杜魯門主義的目的，但却懷疑杜魯門主義的方法能否獲得成功的那些腦袋比較清醒的人們，他們對於匈牙利事件如何看法呢？在這裏李普曼的看法是值得重視的：

「杜魯門主義的目的，是在蘇聯周圍的一些國家中採取若干零碎的措施，包圍蘇聯。在所有被共產黨威脅的國家中，我們總不積極支持，但我們決未反對這樣一種印象：美國贊成和所有地方的共產黨破裂，而且準備並且能夠支持那些執行破裂政策的人們。」



「但和鋼鐵般的真理是，對於破裂，蘇聯的準備比我們更好；他們是在靠近他們自己的地方行動，而我們的行動却在千里之外；他們在每一個國家裏有着很好的組織，而我們却連一個復興歐洲的計劃都沒有，因為祇有一個復興歐洲的計劃才能够號召起這些國家人民來反對像匈牙利所發生的那類事情。奪取政權，祇需要幾個禮拜的計劃，幾天功夫的執行，而且不必化一個錢；復興歐洲却需要成月地準備計劃，成月地討論一個計劃，成年地來執行這個計劃，以底於成。」

「在這種情況下，在所有的戰線上，讓人家認為我們在到處鼓勵破裂，引起分裂，這是十分不智的。在外交上正如同在作戰上一樣，一個未成熟的決戰祇有打破了自己的鼻子。」

「杜魯門主義不必要地，不聰明地，首先運用在「援助」希土問題上，它已經把我們帶到一種情勢下：這種情勢在匈牙利，在意大利，或者將來在法國，都是能發被蘇聯所充分利用的。杜魯門說得那樣天花亂墜的大話，現在不能用有效的事實來兌現；因此，假若沒有說那些大話，那要好得多。」（見六月三日紐約先鋒論壇報李普曼作「嚴重的挫折」一文）

我們不嫌麻煩，引用這樣冗長的一段話，因為這是一個客觀的估計。在這段話裏，所應修正的不是它對形勢的估計，而是它的名詞，假如把上述譯文中的蘇聯以及和蘇聯有關的名

詞，換成了各國人民的及和各國人民有關的相應的名詞，那麼，可以說這一段分析是沒有瑕疵的。

類似的估計同樣出現在英國。六月十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在一篇以論匈牙利事件爲主的以「維也納之東」爲題的社論中說：

「毫無疑問，目前美國這種趨於運用外交咆哮和經濟恐嚇的辦法是害多於益的，因爲這樣一來它就使得所有這些國家的共產黨變成了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保衛者……我們必須避免，我們必須勸告美國避免在每一個國家中引起左右兩派的正面衝突。這不是投一顆原子彈的事情。對於歐洲，真正可怕的危險不是世界戰爭——最低限度現在還不是世界戰爭——而是內戰。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去阻止一種情況的產生：在那種情況下，法意各黨派之間祇有訴諸武裝才能解決他們的紛爭。當所謂「鐵幕」還祇是一個地理名辭時，事情還好辦；但是，一旦它變成了每一個國家內部政治上的分水線時，那災難就不遠了……」（見六月十日倫敦「曼徹斯特衛報」）

杜魯門主義號召每一個國家內的反動份子，組織反共的叛變，政變，和事變，這是一個很得意的想頭。但是推行的結果怎樣呢？人民的力量其強大遠超過了杜魯門的估計，反動派的本領即使加上了美國的金元，也玩不出什麼大的花樣；搞內戰嗎，在大多數國家的現有階級力量對比之下，真正將被打跨了的，不會是這些國家中的人民，而將是這些國家裏出賣祖

國的反動派。這就是爲什麼李普曼強調杜魯門主義遭受了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這也就是曼徹斯特衛報力竭聲嘶呼籲美國和英國竭盡全力阻止在每個國家引起正面衝突的最深的動機。

## 二 所有這些都使白宮非常頭痛

杜魯門把共和黨的「對蘇強硬」從共和黨的手裏搶來，經過了一番加工，一轉手就變成了杜魯門主義。一方面，這固然是爲美國所有大獨佔資本家服務，希望藉此取得他們的歡心，鞏固自己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從黨派的利益出發的，實質上是向自己敵對的黨派投降，但他却自以爲是已經解除了敵人的武裝，而武裝了自己，這樣，杜魯門主義就不僅是美帝國主義者一個共同的綱領，而且還有變成大獨佔資本家內部一個黨爭把柄的可能。這在民主共和兩黨反動派雖已團結一致，但兩黨間的差別還是存在的今天，是有着一定限度意義的。

在這裏，首先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僅僅包含四萬萬元的援助希土法案要經過兩月的冗長辯論才能通過。它終於被兩黨上層反動派所一致同意而通過，表明了美帝國主義者在對外擴張和侵畧的方針上，是一致的；但它不得不經過兩個月的往返爭論而才通過，却又表明了美國反動派內部的統一戰線是不穩固的，反動派中的差別乃至矛盾是存在的。這種差別和矛盾，是我們這裏應該研究的對象。

第一，應該分別清楚這些差別和矛盾並不是完全以兩黨的差別來表現的；實在的矛盾存在於大獨佔資本集團之間。所謂民主黨政府和共和黨國會的對立，所謂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對立，僅僅是這一些矛盾有時較為正確而有時頗為歪曲的表現而已。平面的說，在本質上，大獨佔資本家的對內剝削和對外擴張是相互為用的；因此，主張把重點放在對內剝削必然贊成對外擴張，主張對外擴張的也必然贊成對內剝削，這是一個全面的政策。但對於這一政策開展的程序和方法上，由於各自所代表的集團不同，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們的意見是不一致，乃至互相衝突的。顯而易見的如：代表輕工業和大地產集團的塔虎脫，和代表重工業和大金融集團的范登堡，他們兩者之間的意見就是非常不一致的。

第二，由於美帝國主義目前所處的特殊形勢，就使得大獨佔資本家間的差別和矛盾暫時地尖銳了起來。本來美帝國主義已經登場得太遲，它的擴張政策縱即順利，也不可能立即收得紅利。現在的特殊情況是，美帝國主義政策在全球各地遭遇到嚴重的打擊，這就使得他們投下了巨大的資本（自戰爭結束以來已經撥出的各種有代價和無代價的援助已達二百七十萬萬，實在用去的已達一百六十萬萬），不僅眼前收不到任何紅利，而且事件的發展已經使得每一個人都能看得清楚，這一些錢祇是白白地浪費，今天沒有什麼紅利，將來也不可能有什麼可觀的收穫。它已經不是一種短期或長期的投資，而是日漸成爲一種沒有任何代價的施與了。這就產生了這樣一種情形：全世界反共的反動派貪婪是無窮的，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們眼

前雖富，但和這一批反動派無止境的貪慾比較起來，他們眼前的財富是絕對有限的。這一種形勢，就使得那一批本來即主張把重點放在對內剝削上的那一批大獨佔資本家們，更加有理由來反對截至現在為止的那種形式的外交政策。我們不應該過分強調美國反動派內部的矛盾，但是，假如這一內部矛盾得以展開的真實原因是由於世界人民的抵抗打擊了美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話，那麼，這一矛盾依然值得重視的。世界上從沒有一種百分之百的暢所欲為與橫行無阻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和政策。任何一種帝國主義政策所能執行的限度，總是決定於這個帝國主義政策和作爲它侵畧對象的世界人民之間的力量對比。

第三，正因爲如此，美國國會把四萬萬援助希土的法案通過了，但是它並沒有通過了杜魯門主義。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看出：假如美國沒有國內外重大事件發生，這一屆國會是很少可能再通過大規模對外援助的法案的。

總括起來，杜魯門主義並未能順利地把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真正地團結起來；相反的，反動派統一戰線內部的糾紛和矛盾是依然存在的。跟着美國人民反抗的加強，美國經濟恐慌的接近，以及明年大選的到來，這些糾紛和矛盾必然將產生它一定的作用。

杜魯門主義沒有能够真正統一了大資產階級，但它却助長了一個日益成形的民主資產階級的反對派，這就是華萊士和華萊士的運動。

我們可以這樣說，假如沒有杜魯門主義的宣佈，華萊士的運動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進

展。杜魯門主義給了華萊士運動一個明確射擊目標，這就使得華萊士運動有了進一步展開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祇有當華萊士接受英法非官方的邀請，到歐洲作了旅行演誨，華萊士才第一次真正地突破了美國大獨佔資本家的新聞封鎖，而更廣泛地為美國民主人士所注意。歐洲人民對於華萊士所表示的熱烈歡迎，一方面加強了華萊士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國人民了解到：杜魯門主義在廣大的世界人民中間，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常從原則上說，世界人民的抵抗幫助了美國人民的覺醒，這次華萊士的遊歐及其產生的後果就生動地表現了這一真理。

然而，重要的還不是華萊士的遊歐；而是他從歐洲歸來以後在國內所進行的巡迴演講，這是一幅非常生動的圖畫，一方面是馬歇爾從莫斯科回來了，另一方面是華萊士從巴黎回來了，時間都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馬歇爾回來以後講了他的一套，華萊士回來以後講了他的一套。就立即發生的效果而言，馬歇爾的一套自然是重要的；但就美國政治生活的底流而言，華萊士的一套顯然是更重要的。人們往往祇是注意到水上的波，而忽視水底的流，那是不對的。那麼華萊士的那一套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產生了一些什麼樣的影響呢？

根據紐約工人日報的統計，自從五月五日開始巡迴演講以後，華萊士曾作四十次的演講，面對面的聽衆在二十萬人以上，以無線電收聽者達數百萬人。根據紐約先鋒論壇報的估計，華萊士此次的收入，包含門票和捐獻，總數在百萬元以上，即拿美國一個政黨募集選舉

基金來做標準，這是在美國歷史上所罕有的。從這一些數目字看來，即可看出：華氏在國內的政治影響增加到了什麼程度。但是對於這些數目字的解釋可能是各式各樣的；因此，重要的還不是美國民主派人士對於這一事件的估計，而是美國非民主派人士方面對於這一運動的看法。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專欄作家阿索普是不能在任何意義下被指控為同情民主運動的人，因此他的看法就非常值得重視，他在一篇以「兩頭牛」為題的專欄裏這樣寫道：

「在未來十八個月中，一個第三政黨的形成已經變成一種現實的可能了。這是萊士最近在全國巡迴演講的一個主要的結果。……

……一言以蔽之，形成一個第三黨所必需的條件：領導者，基金，甚至於地方機構都已經存在了。……

所有這一些都使得白宮方面和民主黨的最高指揮部非常頭痛，使情形更惡化的是，華萊士目前所努力展開運動的地區都是一九四四年投票選華萊士的地區。……華萊士在國內所起的反應是驚人的。但這種反應並不表明別的，……它證明了杜魯門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五月三十日，紐約先鋒論壇報）

這就是說，美國非民主派的人們也承認：第一，一個第三黨的運動已經有了相當現實的基礎；第二，它已經有了號召群眾的領導者；第三，更重要的是，這個運動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宣傳運動，而是已經由宣傳走向着手組織的階段；華萊士已經不僅是一個只發議論的

政論家，而是日漸成爲一個具有群眾影響的政治領袖；第三黨是否組織，或者組織了以後能否構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目前還在未定之天，但這一運動已經逼使美國既存政黨，不得不把它當作一個發生作用的政治力量而加以嚴重的考慮了。運動還在發展之中，但是它現存的影響已經不能被任何一方面所抹殺了。

最後還必須指出，華萊士運動之所以能夠得到這樣的進展，一方面固然是因爲他的遊歐作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但更重要的是他這一次以反對美國現行外交政策爲主的運動，在客觀上和美國人民反對反勞工法案的運動打成了一片。一方面是每一次美國人民反對反勞工法案的大會上都有人高呼：「一九四八年選舉華萊士！」另一方面，每一次華萊士反對杜魯門主義的演講，都吸引了大批的反對反勞工法案的群眾。這就把反對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運動和反對美國走向法西斯的國內政策的運動，在運動中打成了一片；從而產生了相互推動的作用。這不僅說明了華萊士運動直至現在之所以能夠展開的原因，而且也指出了華萊士運動——可能的第三黨運動——要更向前進所必須遵循的路線。

問題是在美國工人運動的現狀是怎樣呢？它的前途又是怎樣的呢？在這裏，我們就必須談到反勞工法案及其產生的後果。

杜魯門主義從字面上看來並沒有包含反勞工法案，但這兩者却是一個帝國主義政策的內外兩面。事實上，假如沒有反勞工法案的那一套，在美國人民中揭穿杜魯門主義的欺騙性，



或許還要困難一些；但是正因為這兩樣東西是同時發生的，這個形勢就使得美國人民的反擴運動具備了一箭雙鵰的妙用。從表面上看，塔虎脫同哈特萊的反勞工法案在參眾兩院通過了，雖被杜魯門總統否決，但那否決依然在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之下被再否決了。這是不是說美國大資本家就從此可以暢所欲為和橫行無阻了呢？不會的。暫時把將來的發展不談，單說杜魯門不能不出來否決這一法案的意義。已經向大獨佔資本家投降了的杜魯門總統，無疑問在基本上，是贊成這法案的實質的，但事實上，他却不能不出來否決這一法案。這一方面固然是表示杜魯門和民主黨爲了爭取明年工人方面的選票，這否決祇是一種策畧；但另一方面，假如工人的覺醒不是增漲到了一定的程度，杜魯門是決不會自動地用這一否決來取得工人階級的歡心的；換句話說，他的否決在基本上是被逼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杜魯門的否決表現了美國工人階級覺醒和鬥爭的新階段。就趨勢而言，反勞工法案的通過及其執行祇有這樣一套邏輯的後果：激起美國工人階級的反抗，促成美國三大勞工組織的團結和加速美國經濟恐慌的到來。

就即將到來到的明年大選的政治形勢而言，由於杜魯門終竟否決過反勞工法案，這不免在美國勞動人民中引起一種戰線上的混亂，認爲杜魯門雖然是杜魯門主義的創造者，但他終究是否決過反勞工法案的，而另一方面，到明年共和黨却很有可能把外交政策變成一個競選問題，從而造成一種印象：好像他們雖然是反勞工法案的主要負責者，但其對杜魯門主義的

外交政策却是保有若干批評的。這就會造成一種混亂，好像兩黨方面各有好壞，不能一概而論。但這祇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民主黨的杜魯門主義和共和黨的反勞工法案都是以教育美國的人民，認識：這兩大集團中的反動派在基本上是一個東西，人民的出路不是在兩黨的反動派中選擇這個或者那個，而是在兩黨的反動派之外，團結一切的民主力量，打出一條血路。作為一種客觀的估計，有很大的可能，美國民主陣營——從民主資階級或第三政黨的反對派起，包含廣泛的中間層直到基層的工人階級——的團結還不能充分實現；另一方面，所謂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差別，也還有很大可能對美國人民起着若干混淆戰線的作用；但無論如何，第三政黨縱即不能在明年就順利地出現，然而反動大資產階級的一帆風順，却是很少可能的。

華萊士說，杜魯門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將孤立美國，在美國內部將分裂了自己。三個多月以來，美國國內外情況的發展證實了他的這一預言；馬歇爾的援歐計劃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產生的。

### 三 一切決定於經濟

一切決定於經濟。

一個國家的內外政策成功與否的最後試金石是要看它能否解決經濟問題——國內和國外

的。杜魯門主義之所以破產不僅是因為它不能達成它在外交與內政兩方面的政治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既不能有助於世界經濟問題的解決，反倒加速了國內經濟危機的到來。馬歇爾計劃之所以產生，不僅是由於杜魯門主義在外交和內政兩個側面上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而且，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世界財政危機已經迫在眉睫，而如何避免美國經濟危機的問題已經被提上美國政治生活的議事日程。

這是一種十分籠統的話，試分別言之。

第一，我們說，美國的外交危機連接着世界的金元危機。這是因為美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不僅不能達到它政治上的目的，而且還加速世界財政危機的到來。自戰爭結束以來，兩年中，美帝國主義爲了推行它的獨霸世界的政策，已經在各種名義下化去了兩百億美元。就其政治目的而言，它想藉此把一個向左的世界拖着向右。就其經濟目的而言，它想藉此恢復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鞏固並擴大美國的市場。但是，事實上，推行的結果是怎樣的呢？世界依然向左，經濟是毫末復興，暫時擴大了的美國市場產生了不可克服的危機。這是今天對着美國的嚴重問題之一。

從表面上看，美國的市場是擴大了。在戰時租借法案還有效時，美國的對外輸出（包含租借物資在內）曾經達到過一百四十億的最高峯（一九四四年）。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年度，一九四五年，美國的輸出還保持了一百四十億的高度。在和平時期到來的第一年度的去年，

一九四六年，美國的輸出竟駕戰時最高峯的一九四四年而上之，達到了一百五十三億的新紀錄。根據今年第一季的輸出估計，今年輸出總額當爲一百九十六億。從戰時最高峯的一百四十億一躍而至今年的幾乎兩百億的輸出，美國的國外市場不是已經擴大了麼？但，其實不然。

現在，我們把戰爭結束時的一九四五年和尙未完結的今年不談，我們且看去年一年內美國的輸出額是怎樣達成的？去年美國總共輸出是一百五十三億，其中由外國的輸入來支付的達百分之六十，由美國的借款來支付的達百分之二十，由美國的贈與來「支付」的——白送——是百分之二十。在第一類的百分之六十中，包含着各國在美存款十億元的動用。

今年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假定全年的輸出不出所料是一百九十六億的話，這一筆帳就祇能用以下的辦法來支付：

- 一、外國的輸入約爲八十億。
- 二、美國對外借款——約爲四十八億。
- 三、美國對外贈與——約爲二十八億。
- 四、外國在美存款——約爲四十八億。

這裏包含着三個問題。一個問題是美國的「贈與」顯然是不能長久維持的，不能維持了以後怎麼辦？第二、外國從美國得來的借款是經不起這一年五十億的速度來消耗的，消耗完了怎麼辦？第三、外國在美國存款，包含存金和股票，也是經不起這一年五十億的速度來動

用的，動用完了以後怎麼辦？這些問題歸結起來是什麼意思呢？這個世界太窮，它需要美國的商品，但是它沒有足夠的錢去購買；美國向全世界送出兩百億的貨物，但全世界祇能以八十億的貨物來償付。

這是一個關聯全世界的問題，但特別關係着歐洲。試以去年美國對外輸出分佈情形而言，在一百五十三億的輸出額中，對歐洲的輸出就佔了百分之四十八，居第一位；對南美的輸出居第二位，佔百分之二十三；對亞洲和澳洲的輸出僅佔百分之一·一，居最末位。這就是說，歐洲在今天和戰前一樣，依然還是美國的主要市場，所謂金元危機在其本質上主要的就是一個歐洲危機。

第二、我們說，美國的內政危機連接着美國的經濟危機。美帝國主義對內對外的一切措施，無疑問的，其最後目的是在企圖解決美國資本主義的矛盾。從表面上看，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是在欣欣向榮。美國戰時生產最高的一年是一九四四年，那一年美國的經生產量以價值計共達一千九百八十億元。到了今年，依照第一季的生產量來推算，本年美國的總生產量將達兩千零九十億元，為美國歷史未曾有過的最高峯。從一千九百八十億增到兩千零九十億，美國的經濟從表面上看，不是在蒸蒸日上嗎？可是，在這個數目字下面，却包含着資本主義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巨大的矛盾。就是美國最頑固的大獨佔資產階級也不能不承認，美國目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着極大的不協調，他們一致承認物價太高，好景不常，景氣恐怕不能持

久。例如五月三十日的與華爾街接近的「美國新聞」週刊也這樣報導：

「第一、整個經濟是在繁榮的水準上。

第二、在物價結構中，存在着惡劣的不協調。

第三、幾乎不可避免的困難就在前頭。」

這就是說，美國的經濟恐慌可以避免嗎？這是在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比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更重大和更現實的歷史問號。

簡單說來，這就是今天面對着美國大獨佔資本家的一些最現實的問題。所謂馬歇爾的援歐計劃，就其對內對外的兩個側面而言，都是一箭雙鵰的。對外，它不僅想克服所謂杜魯門主義在外交上所不能克服的困難，而且要克服迫在眉睫的世界金元危機，維持並擴大美國的市場。對內，它不僅要想克服所謂杜魯門主義在內政上所不能克服的困難，而且要藉此避免或緩和即將到來的美國經濟危機。馬歇爾計劃的全部目的是如此，但這個計劃的形成却是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發展而來的。就這一計劃產生的實際動機而言，不能不承認，外在原因重於內在的原因。遠在莫斯科會議閉幕不久，政論家李普曼即在美國商會中發表過一篇演說，這演說生動地繪出美國在目前世界中的處境：

「在歐亞兩洲，我們面對着蘇聯，無論在財力和武力上，我們實際上是完全孤立的。英國的脆弱逼迫它不能不從中東撤退，這種脆弱不久將逼迫它不得不把它在德國的

負擔轉嫁到我們身上。這樣一來，我們的擔子就空前地增加了，我們對蘇聯的問題也就更尖銳化了。因爲在所有的地區裏，我們都變成了對蘇聯的正面衝突。

「全世界正在面臨着一個經常性的經濟惡化；假如這種情況不加阻止的話，它必然在不久的將來，引致西歐國家的經濟崩潰，包含英國的崩潰，法國的崩潰，意大利的崩潰。而在所有這些國家中，美蘇的鬥爭已經變成了一種這些國家內部的鬥爭。」

「其結果可能是，而且祇能是，當我們一天天接近於和蘇聯發生危機甚至於發生戰爭可能的時候，而這些可能成爲我們盟友的國家不可能成爲我們的盟友，因爲它們內部是分裂的，不願跟着我們跑的，因爲它們不願意冒一個戰爭的危險，來幫助我們。」

（見四月三十日美國「華盛頓郵報」）

爲了對付蘇聯，爲了抓住歐洲，爲了爭取美國的市場，爲了避免經濟危機，馬歇爾的援歐計劃產生了。

準備這一齣戲開場的第一砲，無疑問的是美副國務卿艾其森五月八日在克里福蘭的演辭。他說，第一，全世界需要美國的貨物平均每年約達一百六十億，而全世界能向美國輸出的貨物却祇能有八十億，這情況顯然不能持久，美國必須借款援助。第二，在美國的援助計劃中，「不自由」的國家——實際上是指蘇聯和一切新民主的國家——應該除外。第三，世界經濟不恢復，「民主」政治不安全；爲了恢復世界經濟，就必須恢復德國和日本，因爲這

兩國曾經是歐亞兩洲的「大工廠」。這是馬歇爾援歐計劃的一個前奏和一種試探。作爲一個試探來看，艾其森這一套說法，雖然能得到美國大獨佔資本家的歡心，但是，對於歐洲國家却並不是百分之百被歡迎的。例如，五月九日倫敦泰晤士報就在題爲「美國向前看」的一篇社論中表示：美國借錢，英國舉手歡迎；但是，對於扶持德日和拒絕「不自由」國家參加的兩點，却大大值得爭辯。泰晤士報這樣表示，這當中的內情是不難了解的。一方面，作爲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英國有它自己的打算。另一方面，由於了解歐洲的實際情況，泰晤士報懂得，任何計劃，一開始即以反蘇的姿態出現，在歐洲是不容易行得通的。

從五月八日到六月五日的約莫一個月中，整個美國上上下下都在討論歐洲的危機，以及如何援助歐洲的方法。無疑問的，六月五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的援歐演辭是總結了一個月來反覆試探寫成的。這一篇有名的演辭有些什麼特點呢？總括起來說，有如下三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這個計劃不反對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任何人民或任何主義。用馬歇爾自己的話來講，他所反對的僅是「饑餓」、「貧窮」、「失望」、和「混亂」。第二，但它又可以反對任何美國所不高興的國家、政黨、人民或主義。用馬歇爾自己的話來說，「任何國家凡是阻礙其他國家復興的都不可能希望從美國得到援助」。第三，美國的援歐祇是從旁贊助，真正的計劃要歐洲人自己來做。美國所援助的不是歐洲的那一個國家，而是歐洲所有國家，或者大部份國家；用馬歇爾自己的話來說，「主動必須來自歐洲」。



這一篇溫文爾雅的演辭不僅和三月十二日杜魯門宣佈援助希土時的劍拔弩張不可同日而語，就是和五月八日艾其森演辭的濃厚政治色彩比較起來，在表面上也有天壤之別。爲什麼如此呢？這，一方面誠如李普曼之所指出，它表明了，所謂杜魯門主義劍拔弩張的那一套已經行不通，「杜魯門主義……是天生行不通的，因爲它不僅排斥了共產主義的蘇聯，而且疏遠了所有歐洲民主主義者和開明的保守份子。沒有這一批人的參加，歐洲問題的解決和歐洲經濟的復興是不能想像的」（見六月十四日紐約「先鋒論壇報」）。另一方面，它表明了，馬歇爾的策畧的確要比杜魯門和艾其森都高明一着。它的高明就在於它的玄妙。這個援歐計劃表面上是不反對任何人，但實際上可以反對美國所不高興的任何人，這是妙處之一。妙處之二是，在所謂「主動來自歐洲」的名目之下，美國閃在一邊，讓歐洲的國家互相爭吵。假如蘇聯不接受這個計劃，那不是蘇聯反對美國，而是蘇聯反對英法。第三，哈佛演辭並未明白指出蘇聯是否包含在內；但六月十二日，馬歇爾進一步地說明，蘇聯是包含在援歐計劃之內。這樣一來，這一團圓吞棗的援歐計劃就形成了一個對蘇聯的外交攻勢。你來嗎，我就請君入甕；不來嗎，可見你沒有誠意。

在實質上，所謂馬歇爾的援歐計劃就是艾其森恢復德國的計劃。但是由於馬歇爾的話說得漂亮，全世界不少摸不清頭腦的所謂中間份子，特別是所謂社會民主黨的份子，都高興得不亦樂乎；最觸目的是，英國工黨中的若干「叛徒」們也不知不覺地上了馬歇爾的圈套，一

個個舉起雙手，表示歡迎，好像世界歷史就此改變似的。在動搖歐洲的中間黨派（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的中右翼）的這一點上，馬歇爾計劃應該說是暫時有了成就。

但主要的還不在此，而是在兩個以社會民主黨右翼爲首的政府——英國和法國——在馬歇爾的號召之下，行動起來了。馬歇爾的計劃本來就預定了英國做這計劃的政治組織者，工黨政府以爲有利可圖，自然不放棄這個機會，於是在貝文的主動之下，即有了六月十七日的英法會談。由於沒有任何可靠的材料，我們自然不能對於英法談判的結果，有比報紙上所已發表的更進一步的評論。但是值得注意，在這次會談中，法國對於邀請蘇聯參加這一點好像是更爲重視些。這說明了，在對蘇這問題上，法國的困難比英國更大。蘇聯終於被邀請了。這樣就有了六月二十七日開始到七月二日結束的英法蘇三國外長會議的召開。從上面一路來的分析看來，即可以斷定這一個以反民族和反民主爲目的的援歐計劃是決不可能得到蘇聯的同意和支持的。但是，由於馬歇爾的策畧運用，他這計劃說得非常含糊而好聽，而且得到了歐洲相當廣泛的中間人士的喝彩。這就是在外交上造成了一種形勢，蘇聯不能拒絕英法的邀請；因爲這樣一來，可能會使一般人認爲蘇聯對於一個很好的計劃都不願參加。蘇聯必須參加這個會議，祇有在參加了這個會議之後，弄清楚所謂援歐計劃的真正內容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才能根據那些弄清了的結果，來決定自己的立場。並教育歐洲的落後的羣衆：蘇聯不放棄任何歐洲合作的機會，但是馬歇爾的援歐計劃並不是一個使歐洲各國平等合作的計劃。

蘇聯的拒絕參加並不等於蘇聯拒絕真正的國際合作，而是蘇聯拒絕走進一個陰謀的圈套。欲知這一陰謀的真相，讀者們祇要把三國會議結果時蘇聯所發表的公報，仔細去研究一番就可以完全明白；這裏我們不再重提了。

巴黎會議失敗以後，英法決定召集蘇聯及西班牙除外的會議，這個會議將在七月十二日舉行。我們可以大胆預言，任何不願放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的歐洲國家，首先是東歐的新民主國家，和蘇聯一樣，決不會走進這一陰謀的圈套。到那時候，所謂援歐計劃就會變成一個言如其實的組織西歐集團的計劃。

分明不要蘇聯，却又邀請蘇聯參加；分明不要新民主國家，却又邀請新民主國家參加，看起來，這不是好麻煩嗎？不，這不是麻煩。這正是英國工黨政府充當美國計劃的政治組織者以後的高明手法。在他們看來，所有這些不過是爲了暴露蘇聯以及東歐新民主國家的不合作而已。但暴露的結果却將是暴露者暴露了自己，因爲所謂援歐計劃談得愈多愈具體，其帝國主義性，就愈益暴露；到了一定的程度，西歐的羣衆將不再責備蘇聯及東歐國家爲什麼不參加這一個計劃，而回轉過頭來責備他們自己的政府爲什麼竟要參加這一個計劃。

#### 四 「西歐集團」可以組織起來嗎？

言歸正傳，「西歐集團」可以組織得起來嗎？

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出錢，英國跑腿，法國幫忙，看起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班子嗎？但是，事情却原沒有這樣簡單。

首先，出錢的人有他的一套主意，而這一套主意和英法的算盤是大有差別的。這些差別在今天還沒有充分表露出來，因為所謂援歐計劃還沒有具體化；而這個計劃愈具體化，美國和英法之間的矛盾就愈會展開，從大原則上講，這些矛盾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在政治上，美帝國主義決不願意援助一個日漸左傾的國家。它的援助祇許已經左傾的國家趕快向右，決不容許它更加向左。在這一點上，美帝國主義在法國和意大利所遭遇的困難，幾乎是不可克服的。在經濟上美帝國主義的錢決不容許拿去經營社會主義的事業和大工業國有的花頭。他們認為，所有的這一類玩意是「犯罪」的。但是，如所週知，英國工黨政府在做着若干社會主義的試驗，法國政府是在實行着若干大工業國有化的計劃，這在基本上都是和美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衝突的。這是指遠的趨勢而言。但重要的是目前實際政治上的困難。那些困難呢？

我們已經指出過，有人以為經過了莫斯科會議以後，英美法的關係已經大大改善了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先說英美之間。莫斯科會議以後，五月底英國工黨召開過一次年會。不少人以為在這個年會上，貝文的親美外交政策將受到嚴厲批評甚至改變，但會議結果是貝文勝利了；於是即

有人認爲，貝文的親美外交已無從克服，而所謂英美矛盾實際上祇是一句空話，貝文的外交政策在基本上并未變更，這是對的，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儘管它沒有變，作爲兩個帝國主義國家，英美之間的矛盾不僅未緩和，而且還在增漲。這表現在莫斯科會議後英國和東歐國家商業上的密切關係，英蘇貿易談判的舉行，英美在西德問題上的爭吵不休，以及英美在日內瓦會議的針鋒相對。這一趨勢集中地表現在工黨政府在工黨年會上極力表示將竭盡一切力量，不再向美國借款。英蘇商約談判的進行和英國不再願向美借款的保證（最低限度在表面上），事實上正是貝文之所以能在馬格特工黨大會中順利地應付了黨內批評的最基本的原因，甚至於在最近的巴黎會議失敗以後，東歐國家可能不參加馬歇爾援歐計劃的前途之下，英國的非官方方面也表示說，這並不妨礙英國與東歐國家繼續發展商務關係。所有這一切事實說明了，儘管在表面上英美靠得非常之緊，但實際上，作爲兩個帝國主義國家，英美之間的矛盾是在增漲着的。

就英美關係的可能發展而言，馬歇爾計劃不僅沒有緩和這一矛盾，而且是火上加油。美國的主意是，它既然出錢，它就應該是西歐集團的「大房東」，英國跑腿，跑來跑去不過是一個「二房客」。但是，英國的算盤顯然不是這樣打的。貝文先生之所以如此不辭辛勞熱心奔走，其目的就是要把名義上的「二房客」變成西歐集團的實質上的「大房東」。在這裏，有兩套資本可以供他運用。

第一套，他是西歐社會民主黨右翼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毫無疑問，在策畧運用上，老練的大英帝國要比幼稚的美帝國主義高明得多，這一鬥爭不僅表現在英美之間，而且表現在西歐每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生活上。例如今天法國的拉馬第亞和意大利的加斯波里，到頭來究竟親英呢還是親美呢？這是誰也不能斷定的。事實上，西歐國家的內部政治鬥爭，英美矛盾不僅在過去曾經是重大因素之一，而且在將來必然將是一個重大因素。

第二套資本是，不管美國如何組織西歐集團，西歐集團唯一可能的基礎——西德的魯爾區——是在英國手裏，而不是在美國手裏。這就使得英國在組織西歐集團的經濟基礎上有了決定發言權。沒有美元，西歐集團誠然組織不起來；但是，沒有英國的魯爾，你的錢又到那裏放呢？這一問題包含了組織西歐集團遲早所必然遭遇到的重大的矛盾之一。無疑問，美國是要把西歐的市場轉變為一個以推銷美貨為主體的市場，把西歐復興中的工業從屬於美國大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之下，而英國在它的帝國市場已經遭受挫折的今天，却勢非抓住西歐市場不放不可。另一方面，西歐的工業，從英國看來，無疑問地應該從屬於英國大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之下，這一矛盾可能暫時地被掩蓋起來，但是却不會得到順利的解決。

最後，在分析英美矛盾中，我們不應忽視，英國人民的反抗在英美關係的發展中所產生的作用，今年的馬格特會議平安的過去了，但誰能保證明年的工黨年會還是貝文勝利呢？實際上就是目前反動份子已經在那裏虛張聲勢，說英國的左傾政權快要出現了（美前副國務卿

威爾斯七月四日語)。

對於美國說來，英國表面上承認美國是「大房東」，它自己是「二房客」。但對於法國而言，英國却儼然以「大房東」自居，把法國看做是「二房客」了。法國是不是願意這樣做英國的「二房客」和做美國的「三房客」呢？從本質上說，法國之不願做英國的「二房客」，是和英國之不願做美國的「二房客」是一致的，但是由於今天法國資產階級的脆弱，這一矛盾還沒有尖銳地表現出來。在目前，法國社會民主黨右翼政府今天所面對的實際的困難是兩重的。

第一，由於法國人民力量的強大，法國社會民主黨的右翼政府很難說服法國人民接受美國主義的所謂援助計劃，法國共產黨儘管已經被擯除於政府之外，但沒有一個清醒的人會認為，強大的法共已經一勞永逸地從法國實際政治中被清除出去了。

第二，英美的西歐計劃是個什麼樣的計劃呢？毫無疑問的，這就是艾其森的以美國為中心恢復德國工業生產的計劃，這就是貝文以英國為中心恢復魯爾區域的計劃。因為馬歇爾的援歐計劃尚未具體化，因此這計劃的這一特點還沒有充分表露出來。但這一計劃愈具體化，這一特點就將愈表面化。到那時，法國人民——從社會黨右翼的開明份子一直到法國共產黨——會有怎樣的反應呢？嚴格說來，英美的西歐計劃在基本上是和法國的民族利益與人民利益決不相容的，除非法國的反動派能澈底地把法國法西斯化，我們不相信任何一個自稱為

中間政府能够把法國順利地帶進這一等於民族自殺的圈套。

最後，我們要問，法國可能被法西斯化嗎？最近一次的所謂「黑叢林」陰謀的暴露證明了法國人民的警覺性是不容易被迷惑的，我們可以這樣說，祇要法國人民及其前衛力量的法國共產黨的鬥爭存在一天，英美的西歐集團計劃是很難真正實現的。對於這一點，美帝國主義份子怎樣估計呢？應該說，他們對這一問題是十分清楚的。素以消息靈通見稱的紐約先鋒論壇報專欄作家阿索普，在過去一月中，幾乎不斷地在提醒着，假如共產黨在法國、意大利、和其他西歐國中得勢，整個西歐集團的計劃就完全垮台了。這正是問題的焦點，在這個焦點上，英美帝國主義都是沒有把握的。

英美法之間的矛盾已經如此，把問題推廣到西歐，其困難並不會減輕一些。我們不可能作細密的分析。在這裏，我們祇要引用倫敦「經濟學者」的一段話，就可以看出所謂一般性的西歐集團，除了以上所述者而外，還包含着怎樣巨大，甚至不可克服的困難。它在五月卅一日的社論中，指出這些困難道：

「第一、任何把西歐國家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打成一片的企圖，在技術上都是一件最難於協商的事情，是一件幾乎不可能迅速獲得協議的事情。

第二、這一計劃的反蘇色彩將使得西歐每一國家的政府難於執行這一計劃。

第三、美國援助的條件可能不僅牽涉到每一國家的外交政策，而且還會干涉到每一



### 個國家的內政。

最後，假如西歐國家間沒有一種優先的貿易協定的話，任何一種西歐集團的組織是不可想像的。而在這一點上，美國的讓步是很少可能的。」（大意）

總括起來說，這些就是要成立西歐集團所必須克服的重大的政治困難。正因為這些困難，西歐集團的呼聲差不多已經叫囂了兩年，而西歐集團的實質始終還不能出現的原故。現在，美國準備每年拿出四十億到五十億的錢來促成這個西歐集團的出現，這些困難就會減少了嗎？不會的，正如同英國永遠不會甘心做美國的「二房客」一樣，沒有一個願意放棄自己民族獨立經濟獨立的西歐國家甘心做英國的「二房客」和美國的「三房客」。

退一萬步說，假定以上所述的困難均大概被克服了，一個西歐集團的輪廓塑造起來了，是不是問題就能解決了呢？沒有。西歐集團最重大的困難還不是在它組織之前的政治難關，而是在它成立之後的經濟矛盾。

第一個矛盾是，在所謂復興期間，它可能部分地解決了美國的市場問題，但是復興之後呢？

第二個矛盾是，西歐國家誠然可以暫時地變成美國的市場，但是西歐國家自己的市場又到那裏去找呢？如所週知，在戰爭以前，西歐是東歐的原料市場，東歐是西歐的商品市場。但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盲目的反動政策推行的結果，這個均衡是破壞了，美國從什麼地方找

一個市場來容納西歐國家的商品呢？

所有這一些都歸結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總危機。美帝國主義的政策不過是加速這一危機的到來而已。

## 五 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人民的前進

假定美帝國主義克服了援歐計劃的內外困難，不管西歐集團能成功到什麼程度，但迫在眼前的所謂金元危機是緩和了，美帝國主義的歐洲市場暫時地穩定了。這樣一來，美國的經濟恐慌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這是問題的核心。

不少看到美國輸出居然能有兩百億元的巨大數字而就心驚肉跳的人們，以為美國祇要能維持這樣的輸出，美國的經濟恐慌縱即不能克服，最低限度也可以緩和一下了。還有另外一些人根據錯誤到不值一駁的數學，信口開河說，四十億元的輸出即可維持一百萬人的工作，因此兩百億元的輸出就可以維持兩千萬人的工作。換句話說，目前美國對外貿易的維持，將能避免美國恐慌年代最高的失業數字，因此他們即大聲疾呼：維持輸出就是解決經濟恐慌的不二法門。

美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可挽救嗎？從基本上說，不管美國目前這種畸形的暫時輸出能否長久維持，甚至於有若干擴張，美國的經濟恐慌是不能避免的，四件基本經濟事實說明了

美國的經濟恐慌的不可避免性。

第一，美國資本主義矛盾太大。在第二次大戰前，美國的總生產佔全世界生產的一半。經過了第二次世界戰爭，一方面由於美國生產力提高，另一方面由於歐亞兩洲生產力的破壞，約莫估計，美國的工業生產佔資本主義世界的總生產量的三分之二。這就是說，這個生產機構中的矛盾超越了其他一切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

第二，美國的生產力太高，從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起，直到一九四一年美國參戰，美國的實際生產從未達到過它全部去生產的使用。十年當中，美國的生產祇是徘徊在它一九二九年最高生產力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左右。由於戰爭，美國不僅全部使用了它既在的生產能力，而且把一九二九年戰前最高的生產提高了一半。爲了使這擴展了一半的生產力能夠充分發揮，歸根結底，就必須美國國內的購買力最低限度也得提高一半。

第三，美國的生產與消費距離太大。美國人民的購買力在戰後不僅沒有百分之五十的提  
高，相反的，實際工資比戰前還低。這就是說，國內市場相對地縮小了。那麼，是不是可以拿國際市場來補充呢？這是美帝國主義所企圖的。但他們忽視了一件歷史的和現實的基本事實。

第四，美國的國外市場從來沒有在美國的經濟生活中起過決定的作用。美國的國外市場較之於它國內市場其所佔的比重是太小了。在整個戰前時期，美國的對外輸出從來沒有超過

美國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以上，而大都是徘徊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之間。這是美帝國主義和英德帝國主義的基本上不同的特點之一。英帝國主義可以藉它的帝國市場來緩和內部的矛盾，而美帝國主義却不可能。這不僅是因為過去五十年中世界市場在基本上沒有擴張，美國的旋迴餘地太少；而且更基本的，是因為美國的生產量太高，即使是把現存的整個世界市場奉送給美國，美國對外輸出也依然解決不了它的內部危機。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的輸出誠然是空前地增加了，從一百四十億幾乎增加到今天可能的兩百億的數字誠然是一個龐大得驚人的數字，但是，對於美國的總生產量而言，它的地位是怎樣的呢？根據今年第一季生產量的推算，美國的總生產量在今年約為兩千零九十億。換句話說，兩百億的輸出還佔不到美國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

這四大基本事實說明什麼呢？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和以往的任何帝國主義不同，不管它如何拚命擴張，國外市場不能解決美國內部的經濟危機。

鋼鐵般的事實決定了美國的經濟恐慌。但讀者們一定會問，既然如此，美國經濟的恐慌爲什麼不在戰爭結束時即到來呢？又爲什麼美國的經濟到現在仍在表面上還是不斷欣欣向榮，而並未發生什麼恐慌呢？

看起來，這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其實是很簡單的。在戰爭期間，由於充分就業，美國人民有了龐大的個人積蓄；這是一種沒有動用的潛存的消費者的購買力。美國的工廠，

在戰時因爲急於從事軍事生產，很多器械和器材極待修理和補充，這是一種沒有動用的潛在的生產者的購買力。

戰爭結束，工業復員。一方面固然是由政府支持的軍事生產是大部分停止了（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美國政府開支減少了五百億元）；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在戰時積蓄起來的購買力却紛紛地在市場上出現了。人民爭着把戰時積蓄起來的錢去買消費品。工業家們爭着把戰時積蓄起來的基金去大興土木，添製器械，修理零件。這就產成了戰後過渡期間美國暫時繁榮的基礎。在一九四六年中，美國工業的消費品無形就增加兩百億，美國工業中用於所謂資本構成的生產就從一九四五年的九十四億增加到三百二十億。這兩項生產的擴張（消費品的兩百億和生產品的三百二十億），約算估計，正好等於一九四五年政府開支的減少額。從這一些基本事實看來，可以看出，美國的這種繁榮是暫時的，和極不穩固的。開明資產階級應該想出辦法來挽救這個局勢；但是在戰時更加集中化了的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們却不此之圖。他們誤認這個暫時的繁榮是永久的，從而就鬧着要把一切戰時管制，包含羅斯福「新政」時代的改良主義的辦法在內通通毀掉。他們宣稱，一個自由企業的黄金時代又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無能與無知的現政府，向美國大獨佔資本家投降了。杜魯門政府的內外政策，基本上，是一個使美國經濟加速走向恐慌的政策。約畧分別言之。

杜魯門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做了些什麼呢？去年六月取消了一切的戰時物價統制，今年六

月，在否決了反勞工法案的姿態之後，又勸美國工人要一心一意執行這個剝奪工人階級一切民主權利的法西斯法案。在這兩大措施之下物價就在大獨佔資本的操縱之下不斷高漲，工人的實際工資在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下暗暗下降。在這一頭一尾的鉗形攻勢之下，資產階級的紅利即有了莫明其妙的增加。在去年一年，美國各大公司的淨利（付稅以前）就達到美國資本主義史上空前未有的一百九十億的高度。物價高，工資低，這就更加縮小了美國的內外市場，這就加速了經濟恐慌的到來。

杜魯門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做了些什麼呢？不管這個政策叫做「對蘇強硬」也好，「杜魯門主義」也好，叫做「馬歇爾計劃」也好，它有一個中心的政治的出發點，那就是：要把一個左傾的世界拉回向右，他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變成爲它自以爲安穩的市場；處處支持反動派，處處製造陰謀，處處反對民主力量，兩年以來，化了兩百億元，但是結果如何呢？世界依然向左，一切違反世界潮流的美國「援助」，不僅不能恢復這些國家的生產而且還破壞了美國可能有的市場。給全世界每一個反動份子買一部汽車和一座抽水馬桶，祇要美國有錢，自然無人會去阻止他這樣做；然而，供給反動派以汽車和抽水馬桶，并不能形成一個日漸擴大的世界市場。歐洲的金元危機以及美國對於國民黨的貸款的躊躇不前，不正是表明這一外交政策的破產嗎？

其次，美國大獨佔資本家的高物價政策，不僅縮小了它的國內市場，而且還加速了歐洲

的金元危機，破壞着它的國外市場。美國借了三十七億五千萬元給英國，表面上這個數字并未變更，但由於美國物價的高漲，這筆借款就無形中至少打了一個八折。自然而然，英國對於這貸款的消耗也加快了，從而英國所遭遇到的金元危機也就加大了。這可能產生什麼後果呢？它一方面固然會使得英國再伸手借款，但另一方面却大大地鼓勵了所有借款國家儘量減少從美國來的輸入。北歐國家已經這樣做了，在不久的將來，英國毫無疑問地是會跟着這樣做的。至於說到目前，英國顯然是在採取一種觀望的態度。因為他們知道，恐慌一來，美國今天在世界上所處的這一有利形勢馬上即會消失。在目前，世界市場上是一個「賣家的市場」，祇要有東西賣，不愁沒有人買，因此可以高抬物價，但這個情況是不能持久的，所有西歐國家都了解這一點。有很大可能，這將成爲西歐國家向美國接洽援助中討價還價的有力把柄。

一言以蔽之，杜魯門政府內外政策祇有一個結果，那就是：加速美國經濟恐慌的到來。而根據一切的形象徵，這一恐慌到來的時期已經不遠了。四月份美國工業生產的指數已經開始了一年以來的上昇後的下降，大家認爲足以支持美國景氣的建築業，由於建築材料的昂貴，也在四月份開始低落。工人的失業已經紛紛在各種工業部門中出現——美國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號風珠，已經掛起來了。

有馬歇爾計劃也好，沒有馬歇爾計劃也好，美國經濟政治的總危機是不能避免的。馬歇

爾將軍可以指揮一支幾十萬的大軍在西歐登陸，所向無前；但今天，沒有任何一種軍隊或是任何一個將軍可以阻止得住歷史的車輪——美國經濟恐慌的到來和世界人民的前進。



方 向 文 叢

杜魯門主義的破產

經 售	出 版 者	作 者
各 大 書 店	方 向 社	于 懷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一九四七年八月月初版

(F2) 1000

4210

5-2

10/0-10

3.521  
3